

蔻
豆系列

妙探情缘

梦媚

妙探情缘

梦 媚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马捷

装帧设计：元军

妙探情缘

豆蔻系列(第八辑)

作者：梦媚
出版：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社址：北京前海西街17号 邮编 100009
印刷：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
发行：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
印张：6.5 字数：103千字
版次：1997年4月第一版 1997年4月第一次印刷
ISBN 7-5039-1577-3/I·706
定价：9.80元 (全八册 78.40元)

1

“爸！”裴若雪气嘟嘟地坐在沙发上，美丽的明眸中发着怒气，“你怎么可以不问我一声就答应了人家！气死我了！更何况那个欧阳什么来着，我根本就连个面都不曾见过，你怎么让我嫁给他呢？”

“宝贝女儿，”裴重远这个做人家老爸的也够逊，女儿在一旁大发雌威，他缩在一旁倒像个委屈的小媳妇，“你都已经 23 岁了……”

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裴若雪抢去了话头：“我已经是成人了，婚姻这种大事应该由我自己作主。哦，你是嫌我了是不是，巴不得将我早掉！”裴若雪板着一张寒脸，让人瞧了就逼人，裴重远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

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，这叫

想他裴重远一生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这个心肝宝贝女儿。真搞不懂每每女儿一发怒，为何他就浑身发毛。这当然是有原因的。不过他可不敢想，每想起那……裴重远禁不住又打了个寒颤。

他还想再说什么，可是话到嘴边，让他硬生生给咽了回去。他可不敢保证自己待会儿是否能够全身而退。怎么办？对了，对了，找孩子她娘，若说天底下还有谁能制得了她，就非他的爱妻玉洁莫属。

他刚想要人去请夫人，廖玉洁已经从楼梯上走了下来。裴重远万分感激地望着她……

廖玉洁在心底叹了口气，她这个宝贝女儿太像她年轻的时候了，不止长得像，脾气也像，而且还古灵精怪，都看不出她已经 23 岁了。

“雪儿，这事不能怪你爸爸，他也是为了你好！”40 多岁的人，却依然风姿绰约，看上去不过 30 出头。

“妈，”裴若雪撒娇，“爸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硬要将我嫁出去，我不要！我不要！人家要一辈子陪我，才不要嫁给那个臭男人呢！”

儿这么说，廖玉洁顿时温柔了起来。说起得呢？然而，那又是两家人一直以来女儿嫁过去一定会幸福的。

“别想赖掉，这件事我们和欧阳家已经定下来了，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明天，我们两家在丽晶吃饭，让你和欧阳奕见个面。阿奕那个孩子挺好的，把你交给他妈也放心。”

“不，绝不，我不嫁。妈，我是你们的女儿，你们怎么可以不顾我的感受就擅自作决定！反正我绝不会嫁到欧阳家去的！”说完，怒气冲冲地上了楼。

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，廖玉洁摇摇头叹了口气：“这个女儿可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都是你宠坏了她。”

“怎么怪我？平常你还不是也宠得她不得了，她那犟脾气呀……唉！”

“好了，别太担心，雪儿的脾气我了解。她一向是一个行动派，看好了，她今天肯定打算溜走逃家。”廖玉洁一副了然于胸的神情。知女莫若母，她可是将雪儿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。

“老刘，”廖玉洁嘱咐身边的管家，“今晚你就辛苦一点，帮我看着小姐，可别让她给溜了。”

“知道了，太太。”老刘应声而退。

裴家是香港人尽皆知的大豪族，但却人丁单薄，几代皆是一脉单传，如今裴氏企业的总裁即是

裴重远。而裴若雪则是裴家这一代唯一的一个继承人。将来裴家的一切商业事务就将由她来继承。

欧阳家与裴家一样，以香港为根，在全球开设了许多子公司。欧阳家无论在商界，还是在政界皆是可呼风唤雨的一族。欧阳家族一向是人丁极旺，然而很奇怪，到了这一代，却只有一个继承人——欧阳奕。而这个欧阳奕却是少有的“怪胎”，10岁以前就是一个天才的儿童；10几岁迫于家族的压力而进入哈佛念企管，18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哈佛企管硕士学位和金融硕士学位。但这个人也真怪，顶着两只大得压得死人的帽子，却不愿意介入商界。这下可急坏了老太爷和欧阳奕的父亲大人——欧阳文龙，于是欧阳家决定帮欧阳奕找一个媳妇，让他定下心来。于是，两天前欧阳文龙找上了裴重远，意欲与裴家联姻。

雪儿越想越气，事关自己的终身大事，竟被父母如此草率地订了下来，说什么她也不会答应的。要她嫁给那个欧阳奕，门都没有。笑话！都快21世纪了，难不成还兴那套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

嘿，难不成她真得乖乖地坐在这儿当待“宰”的羔羊。

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她决定了，她要逃家，离开这个“鬼”地方。

嗯，得准备一下，不能太仓促……她想了一下，身份证，最喜欢的包包，最爱吃的巧克力，一串钥匙，一张磁卡……对了，雪儿想起什么，到化妆柜的抽屉最底层抽出一张存折，看了一下里面的数字，她十分满意，50万，至少离家这段时间不必为金钱发愁。她想过用金卡，但那无疑是暴露自己。这50万可是她的私房钱，幸亏她英明，父亲除了给她一张金卡以外，每月都固定有零花钱，而她则将多余的钱存入银行，这不，派上用场了吧。真是愈来愈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了。

雪儿一看表，啊，10点多了，大家应该都已回房了。裴宅平日都是10点大家回房，当然特殊情况又可以例外。

现在不走更待何时。

她悄悄地打开房门，三楼是她一人的天下，所以根本就不怕有人。一直走到底楼，哈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雪儿心里欢叫着，连半个人影也不见，不过很奇怪，大厅中的灯怎么亮着？……不管了，先逃要紧。

刚想到这儿，老刘就出现了。“小姐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啊？呃……没，没什么，我只不过下来喝杯牛奶罢了。你呢？怎么还不睡？”雪儿打马虎眼。

老刘憋住气不让自己笑出来，瞧她背着小包，哪像下来喝牛奶呀。不过他却不动声色：“我呀，太太让我晚上守着大门，千万别让任何人给溜出去！”

耶！这不是说她吗？唉，又让母亲料中了！雪儿气得跺了跺脚，跑上楼去。真是气死她了！

怎么办？这下可如何是好，要走也走不了，真是天要亡她。她仰躺在大床上，思索着该如何解决目前的困难。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嫁给那个欧阳奕？她连他是圆是扁、是胖是瘦都不知道。不，绝不！雪儿坐了起来，她不是那种甘于天命的人，这件婚事，她说什么也不答应。

但最主要的是解决目前的困难，出又出不去，唉！真悲惨！

身为裴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许多行动或者说乐趣，由于这一原因，都有十分的不便。不过还好，她的父母没有将她作为封闭式教育的对象，他们让她上普通的学校，让她和普通的学生在一起学习，因而，她也享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和学习时代。

18岁那年，她即被送往英国牛津大学，作为裴家的唯一继承人，她选修了经济管理系，或许这就是身为大家庭的悲哀吧！两年后，她毕业了，她一回来，裴重远就有意让她开始接管产业，嘿，老

爸的计划她会不知道吗？还不是希望她渐渐熟悉业务之后，再将那付重担丢给她让她扛，她才没那么笨呢！

以自己还想玩个三五年为由，拒绝接手业务。裴重远没办法，只好依了她。要不然她现在才没那么轻松自在呢！

可想到订婚的事，她可就怎么也自在不起来了。都是那个该死的欧阳奕，等哪一天见到他，非把他大卸八块不可。越想越气，雪儿站起来，跑到阳台上，让晚风吹一下，冷静冷静自己的头脑，也好透透气。

望着天空，雪儿想，要是自己能飞该有多好，早飞得无影无踪了。猛地，她脑中闪过一丝灵光。自己不是在三楼吗？离地面比较的近，可以找根绳索下去呀！可是……她马上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，二楼是父母的房间，万一自己被发现了，那可怎么办？等吧，等他们睡熟了以后再说。

于是，雪儿佯装在床上睡觉。果然，11点钟的时候，廖玉洁来到女儿的房中看了一眼，见女儿睡着了，才安心地掩上门出去。看来“知女莫若母”呀！

等母亲出去后，雪儿立刻跳起来，四处找绳子之类的东西，可怎么也找不到；即使有也太短太

细。这样可没了法了，她一下子呆坐在床上，如何是好？连“跑路”的条件也没有……

“雪儿睡了吗？”裴重远对正走进房间的廖玉洁问。

“睡了，”廖玉洁坐在床上，“雪儿这孩子，脾气犟得跟牛似的。我看这件事还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说服她的。哎，真拿她没办法！”

“唉，女儿也大了，凡事总有点分寸了，就由她去吧！”裴重远一副宠溺的口吻，显然又已站在了女儿一边。

“你，唉，真是。”廖玉洁眼见丈夫这样，只有叹气的份了。“真不知你这人怎么回事，向来都是人人怕你，可你……可你却怕女儿，我也不见得你怕我呀！”

裴重远看见妻子似乎有点赌气，忙靠过来，手环住她的柳腰，“别这样嘛，我还不是对你又敬又爱又怕的，说不定你哪一天发威，那时我铁定躲在床下不出来。”

廖玉洁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老没正经的。”

“这就叫没正经呀，喏，待会……”裴重远在她耳边细语。廖玉洁的脸“蓦”一下红了。发觉丈夫的手已经解开了睡衣的系带。“不要。”廖玉洁脸颊带羞地低唤。

“不要？你这不是欲迎还拒么。”然后不顾廖玉洁有什么反应，坚定地吻上了她的唇。廖玉洁一下子便软了下来，用手环住了丈夫的颈项，还以热吻……

“啊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！”看着房中一片狼藉，雪儿开心地笑了。她将窗帘剪成一条一条布条，然后再将它们绑起来，看看长度，差不多了，就等时间了，凌晨两点行动。嘿嘿，跑到柳青那儿，铁定吓那小子一跳。啊，才12点，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说……

程浩望着坐在自己沙发上，安逸地喝着酒的不速之客：“我说，你这个人再怎么有空也不要半夜三更跑来扰人清梦呀！”看着他，程浩觉得自己的头是一个比两个大。

“不是我太空闲，我可是来避难的，难道好朋友有难你也不帮帮我。”欧阳奕晃着手中的酒杯，看着好朋友一脸的苦恼相，觉得十分好笑。

“你会有难？谁敢惹你呀，惹到你还不是跟自己过不去。”程浩不信地乱叫，因为实在是他的天才朋友向来只有他欺侮别人的份，谁吃了熊心豹子胆。

欧阳奕放下手中的酒杯，叹了一口气：“还不是我那宝贝爷爷，硬说我年纪不小，该是成家立室的时候了，听到这我不撒腿跑才怪呢。更气的是，那三位老人家竟然自作主张帮我订了亲。现在不跑，更待何时！”

“哦，”程浩来了兴趣，“不知是哪家的千金？”

“喏，还不是裴家大小姐！”欧阳奕躺在程浩的床上，手垫在脑后，“如今我已经无处可去，只有来你老兄这儿了。”

“喔，裴家的，来头不小哦。听说那位大小姐是一位才女哦，娶到她别人作梦也做不到呢！”程浩一副崇拜的口吻。

“才女？哼？就我所认识的才女，不是平庸谦卑得可以，就是骄傲自满，况且，我一向认为才女与美女之间根本就划不上等号。”在欧阳奕的眼中，才女都是扎着乖乖的马尾，外加一副黑框眼镜，要多土就有多土。

“好了，别瞎扯，今天我就睡你这儿了。对了，那家征信社怎么样了，虽说是我们合办的，可我也不曾尽过心力，看来这次是天赐良机，让我有机会一展雄图。”

“你小子一来准没好事。你就不怕一露面就让欧阳家给抓了去。”程浩斜睨着他，等着看他的窘样。

“这有什么？我可以改名换姓，有谁会想到我会在欧阳家的眼皮底下呢！古语云：最危险的地方即是最安全的。况且，被发现是难免的，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。”欧阳奕一副自若的神态。

“好吧，早点睡，别忘了明天你就得上班了，欧阳大少！”欧阳奕当然听出他语气中的嘲讽，但并不在意。他一个转身，闭上眼睛会周公去了。

“哎，他一来，我又得睡沙发。真不知自己倒了什么霉，认识这种损友。”程浩暗自嘀咕，再一次为自己的眼光感到羞愧。

深夜两点。裴家三楼的阳台上，伸下了一条绳索。

雪儿颤颤巍巍地从绳索上下来。每下一步，她的心就吊一下，老天保佑，千万别让他们发现了，不然自己真的会很惨。逐渐地，雪儿已能踩到二楼的阳台栏杆了。她松了一口气，总算可以休息一下透口气了。还多亏老天帮忙呢，今天没有月亮，不然准被他们发现。

好了，继续下吧，总之现在一切是以逃命为主。

终于，她的两只脚悬了半天，踩在了地上。雪儿拍拍手，向上望了望，嘿，等明天他们发现自己

不见时不知是一副如何的情景，可惜她看不到，肯定很精彩。

再会了，爸爸妈妈。柳青，等着，我来了。

住在山顶别墅的柳青，猛然从睡梦中醒来。怎么回事？自己怎么一个劲的打冷颤，忽然她瞪大了眼，自己打冷颤通常代表灾难即将降临。不会吧？好久没有这种征兆了，可能不是吧？

她下了床，走进厨房，为自己倒了一杯鲜奶喝。以前这种征兆都是因为裴若雪，她这个朋友呀，绝对惹不得，一副甜蜜诱人的样子，却是诡计多端。想到她，柳青就忍不住摇头……她喝了一口牛奶，转身走出厨房，却猛然被眼前的人影给吓住了，不能控制的，没咽下的牛奶朝来人身上喷去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惊吓过度的柳青，目瞪口呆地望着裴若雪。

躲过柳青牛奶攻击的裴若雪：“喂哟，我的妈呀，这就是你欢迎朋友的形式呀，未免太损了吧！”瞧她说得一本正经，也不想想罪魁祸首就是她。

柳青可不吃她这一套，老实不客气地说：“你少顾左右而言它，老实交待，半夜三更跑到我家来干什么？小姐，我人很虚弱的，可经不起你吓！”

雪儿眼睛一转，怎么说还得靠她收容自己呢，不然就没处去了，难道睡大街不成？哄哄她吧！

“青青，对不起啦！我知道今天我来得突然，可是没办法呀，我是逃难来的，如果不快逃，我肯定死得很惨的啦！难不成你希望我晚上睡马路！”雪儿拉着柳青的手撒娇。

裴若雪这辈子都不是她所能“制服”的了，柳青只好叹口气，自己一辈子都会栽在她手里。“逃难？你也会有难！”听她的语气显然是不信，她耶，裴若雪耶，谁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，除非吃饱了没事干。

“别这样！这次可是真的哦！”雪儿见她不信，于是将订婚的事一五一十说了。

这下柳青高兴了，瞧她那样，得趁机整她一整：“你说要住这儿，可是你知道，凭我现在的工资，根本就养不活我们两个；而且我也已经不再接受父亲的资助了，我怕你到时会后悔。”

雪儿坐在沙发上，一点也不着急：“别担心，喏，这是我自己的零用钱，还有……还有 50 多万吧，我想一段时间够用了。如果再不行，凭我牛津大学高材生，还怕找不到好的工作，养活我们两个足够了。”

柳青这下可急了，那个小魔头一来，自己准没好日子过：“这怎么行呢！啊……我是说，你现在不是离家出走吗？如果你出去找工作，裴家大小姐

的名字一亮出来，你还跑得掉吗？”

“这倒也是。啊，青青，难得这次你这么聪明。”雪儿称赞她。

柳青翻翻白眼：“我又不笨，只不过在你这天才一级的小魔鬼看来，我还真似白痴呢！”

雪儿哪会听不出她话中的含义，想起每次柳青都被她捉弄得啼笑皆非，雪儿就忍不住想笑。尤其中学时，雪儿与柳青同一班，她们从小玩到大，是人尽皆知的好朋友。中四那一年，有一次，柳青不小心惹到了裴若雪，而裴若雪向来是“有仇不报非君子”这一类人。

于是一天，她说要送柳青一件礼物，要她闭着眼睛，然后偷偷将她牵引到男浴室中。看到一个男的出来后，要柳青张开眼。柳青哪会想到自己会在男浴室中，睁开眼是一具裸体的男性身体，吓得她尖叫起来，拔腿就跑。而裴若雪则在后面笑得人仰马翻。

不久，这件事便传开了，雪儿和柳青也都知道那男生名叫章建生，高她们两级。虽然大家都知道柳青是深受其害，可终究对她的声誉有影响，高中毕业后不久，柳青以自己成绩平平，不再念书，参加了工作。而裴若雪则进入了牛津大学，想不到这小妮子，到牛津才两年，就将该修的学分都修满